

吴祖光

咫尺天涯

· 话剧 ·

34.7
7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明史紀事本末

卷一百一十五



明史紀事本末

插图：丁 聪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
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

咫尺天涯

吴 祖 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3.25插页7字数65千

1980年11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367

定价：0.50 元

前 记

本剧取材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《湖北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文章《万水千山寻遗女》。剧本于一九六四年写成，由于一些客观上的原因，未能发表和上演。事隔十余年之后，我才得抽出时间，作了一些修改。当时我用这一题材写了两个剧本，一是话剧本，一是戏曲本，这里出版的是话剧本。写作当时，湖北省公安厅曾在提供素材、到鄂西山区实地采访等方面给了我大力帮助；一九七七年，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也给我提供宝贵意见，并此致谢。

为了有所区别，戏曲本题名《踏遍青山》，话剧本题名《咫尺天涯》。

作 者

一九八〇年四月

序 幕

一九四二年，外患侵袭，祖国山河破碎，国民党统治区一片黑暗。

清江边上清州山区里早春的一个拂晓，五凤坡前晨风劲吹。

一群衣裳槛褛的乡民拥过来。

李 忠 （从后面赶上前）什么事？又出了什么事？

乡民甲 保安处又要杀人啦！

乡民乙 又是杀共产党……

乡民丙 这阵子三天两天地杀……

李 忠 唉……

〔特务喝叱群众的声音：闪开！闪开！

〔特务和宪兵们簇拥着几个带着沉重脚镣的犯人迎面走过来，犯人们囚首垢面，步履艰难，但却都是一样地充满信心，沉毅、坚强。

〔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青年女犯，尽管长期的监禁和非刑折磨使她十分憔悴，却掩不住和她一同遭难的战友同样的英雄气概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她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婴儿忽然“呜呜……”地哭了起来。

〔这样就引起了群众的一阵骚动。

一个女乡民 啊！还有孩子！造孽！

李 忠 （愤愤地）孩子也犯罪啦！……

〔一声断喝，特务头子，戴着黑眼镜，腰上别着手枪的黄银闪了出来。

黄 银 说什么！你们看看！这就是土匪，共产党！扰乱抗战后方，破坏民国的下场！

〔婴儿又哭起来，女犯停住脚步，俯下头去亲吻她的孩子。

〔一个特务吼了一声，上前去抢孩子。

〔女犯抱紧孩子，不让特务抢走。

〔群众抗议地呼喊起来。

〔黄银一把将抢孩子的特务拉开，挥手，拍拍腰间手枪，那意思使人明白：不用抢，一枪便把母女俩都打死了。

〔押着犯人的队伍继续前进。群众默默地随着走，

转过了山坡……

〔传来黄银的声音：到时候了！你们听着！谁只要认罪悔过！招出同谋人犯，谁就能留住活命！

〔传来震动人心的呼喊：

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

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……

〔黄银大喊：开枪！开枪！

〔一阵枪声。

〔婴儿哭声。

〔群众惊叫、骚动、嗟叹的声音，特务喝骂的声音，把婴儿的哭声淹没了。

〔群众悲愤地退下，李忠向着枪声响处凝望。

〔暗转。

第 一 幕

第 一 场

二十年之后的一九六二年，某大城市公安局的局长办公室。

晴朗的早晨，通过落地长窗，可见窗外是一个操场，场上洒满了早春的阳光，窗前的垂柳青杨发出了新芽。

一阵军号声和叫操声在空气中激荡，年轻人愉快的声音使人感觉到跳跃着的青春的活力。

公安局长徐成坐在写字台前正在看文件。

长江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冯致远站在窗前，沉默地望着窗外的一片春景。

军号和叫操声渐渐静了下来。

徐 成 （抬起头来思索了一阵）……一九四二年刘馨同志牺牲，那时候孩子不到一岁，现在是一九六二年，

孩子……

冯致远 孩子二十一岁了。

徐 成 哎呀！致远同志，解放十三年了，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查找呢？

〔冯致远轻叹一口气，没有作声。〕

徐 成 你耽误了太多的时间，这可就对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……

冯致远 不。自从刘馨牺牲以后我就在查找了。解放这多年来，我也不止一次去过清江山区一带……找过很多人……

徐 成 哦，个人活动。没有找党，没有找政府……

冯致远 咳！这有个原因……当然十分想找到她，可是又怕找到她……

徐 成 为什么呢？

冯致远 多少年来，我一直这么想：这孩子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她降生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，一生下来就和她的母亲受尽特务的折磨；假如还活着，那才真是奇迹！问题就在于，至今还不能有一个人，有一个材料能够证明她已经死了；既然不能证明她已经死了，我就认为她没有死，不会死，不应该死，她一定是活着的！

徐 成 完全正确。应该做这样的判断。

冯致远 可是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：她死去的可能比活着的可

能大；落在敌人的手里比落在我们自己人手里的可能大。假如当真落在敌人的手里，被特务抱去养大；经过这二十年的时间，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家属……

徐 成 （点头）唔……

冯致远 从孩子是不是还活着这一点来设想，我不愿意党和政府为我做不必要的徒劳费事；而从后一个设想来考虑……一想到这些我就十分不安。

徐 成 可是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我们都应当弄它个水落石出。

冯致远 就是啊！我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！所以终于下定决心来找到你……

徐 成 信任我们吧。尽管时间相隔太久，情况又十分复杂，不过一九四一年清江特委组织破坏一案，局里现存着全部档案材料；一部分人证也还活着，这会对我们的工作提供可能的线索……

冯致远 ……那就非常好！还有，我的女儿还不是唯一的失落的孩子。一九四一年这一案里牺牲的同志当中，有不少同志的子女也都是至今没有下落，他们的情况也都是十分叫人担心……

徐 成 （沉重而又自信地）要把这些孩子都找到！这是我们活着的人必须向先烈负起的责任！

冯致远 但愿能够这样。当然，这可是非常艰巨的任务，在我们这个七亿人口，一千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里去找到这失踪二十年的孩子……

徐 成 解放以来，“找人”成了我们公安部门占有很重要位置的任务了。对于任何一件普通的失踪案，公安局都是十分认真负责地查找的，何况这是寻找烈士的女儿！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，就交给我们吧。致远同志，公安局接受你的委托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尽一切力量，找到你女儿的下落！

〔冯致远十分激动，上前和徐成紧紧握手。〕

〔暗转。〕

第 二 场

距前场时间不久，局长办公室。

徐成坐在写字台前，侦察员张勇，侦察员甲、乙、丙散坐在屋里。

侦察员们都十分注意地听着局长讲话，局长已经讲了不少话了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。

徐 成 ……情况就是这样。和一般的妻离子散，骨肉分离有所不同。冯致远同志再三说，他的目的并不在于父女团圆，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烈士的女儿的真实情况。这个年轻人符合不符合她的前辈人对她的期望？

〔沉默了一阵。〕

徐 成 完成这个任务是困难的。第一……

〔有敲门声，把局长的话打断了。〕

徐 成 进来。

〔门被推开，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公安员——伍翠，身上斜背着背包，风尘仆仆，一望而知是刚从长途旅行回来的样子。〕

伍 翠 （行礼）局长。（笑指侦察员们）哟！

徐 成 噢！伍翠，回来啦。

〔侦察员们亲热地叫她：小伍！〕

伍 翠 刚下轮船。局长。

徐 成 你辛苦了。

伍 翠 （笑起来）局长……

徐 成 到处里去报到了吗？

伍 翠 去过了，处长出去了，我来看 看您……（望 望 大家）是开会呀？

徐 成 交代一个任务。你去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再跟你谈吧。

伍 翠 好。

〔伍翠准备退出去，但是刚拉开门，听到局长讲话，她又停下来了。随后，她又轻轻把门掩上，放下身上背的西东，在角落里，挨着张勇身边的一张凳上坐下来……

徐 成 （继续没有说完的话）完成这个任务是困难的。第一，时间隔得太久，整整二十年了；第二，情况复杂，这个女孩子落在特务分子手里的可能性很大；第三，孩子的父亲在解放前后的二十年来一直都在进行了解和查找，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。现在他所持有的根据只有一点，就是：他还不能证明这个孩子已经死了，所以他就认为她还活着。只此而已。

〔沉默。

〔局长讲话的时候，伍翠不时低低地和张勇耳语，她在追问局长交的是什么任务？张勇简略地告诉了她。

徐 成 刘馨同志是为革命、为党、为人民牺牲的先烈。我们认为，找到烈士的遗女是我们的责任，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烈士。我们决定专案专责进行查找。因为任务比较艰巨，时间可能会拖得很久；所以我想，不作硬性指派。同志们自己考虑一下，谁愿意接受这个任务？

〔又一次沉默，大家都在认真地考虑问题。〕

伍 翠 （猛地站起来）局长！

徐 成 （意外地）哦！伍翠！你还在这儿？

伍 翠 局长，任务交给我吧！

徐 成 （没有想到）交给你？

伍 翠 对！派我去！

〔侦察员们骚动起来，有人为伍翠的鲁莽作风笑起来。〕

徐 成 派你？是什么任务你还没有听清楚吧？

伍 翠 我知道了。我看过刘馨烈士的全部材料，我喜欢她，尊敬她，一直拿她作我学习的榜样……

侦察员甲 （忍不住了，笑着）这就是你争取任务的条件？

伍 翠 当然不是。

侦察员甲 那是什么条件？

伍 翠 要找的人是个女孩子，我也是女的……

侦察员乙 咳！这算什么条件！

伍 翠 她二十岁，我也二十岁……

侦察员甲 这你就错了。烈士的女儿是一九四二年失去下落，可她是一九四一年生的，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岁，比你大一岁……

侦察员乙 再说，你这两个条件都很奇怪，照这样说，只能够女的找女的；二十岁的找二十岁的，要是个五

十、六十的呢？咱们这儿没有这么老的侦察员……

〔大家都笑起来。〕

伍 翠 （有些着恼）你们严肃点儿！

侦察员丙 小伍，我看，是你不严肃。

伍 翠 我怎么不严肃？

侦察员丙 你看，你刚刚出差回来，局长交代的问题你根本没听清楚，更谈不上仔细地考虑一下，就站起来抢任务。可是我们都在想……

伍 翠 对呀！就是你们都不出声，我才站起来的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听清楚？我说一遍给你听听成不成？……

〔伍翠还要说下去，局长伸手把她止住了。〕

侦察员甲 局长，任务交给我吧。我保证完成……

侦察员乙 （举手）给我！

侦察员丙 （举手）我！

伍 翠 （激动地）不！局长！……

徐 成 （微笑着）好。看来大家都有信心，劲头都很大。可是……（看着张勇）张勇，你怎么啦？到现在一句话没说，一点态度都没有？

张 勇 （站起来）我等大家都说完了我再说。

徐 成 唔。（看了大家一下）现在大家都说完了？

〔大家没有作声。〕

张 勇 （沉着地）这个任务应该给我。

伍 翠 为……

〔局长又把伍翠止住了。〕

徐 成 为什么应该给你呢？

张 勇 一九四一年清江特委组织破坏一案，在解放后第四年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全部破案，我参加了全案的工作。刘馨烈士和她的战友们的情况，我也作过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徐 成 唔。

张 勇 当时也接触过刘馨烈士的女儿的问题。这孩子在她母亲牺牲的时候还不到一岁，既没有名字，又没有特征；现在时间又过了二十年……找到她的确是相当困难……

伍 翠 当然困难，可是……

〔局长又止住了她。〕

张 勇 为什么说困难呢？根据我了解的情况，刘馨同志牺牲的时候，国民党军统特务当中有四个人应该是知道小孩的下落的：第一个是清江站长陆胜英，这个人早已逃到台湾，无法对证了；第二个是副站长薛

武，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我们镇压了，更是死无对证；第三个是行动组长阎玉祥，已经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打死；唯一剩下的是清州看守所所长黄银，绰号黄阎王，可是这个人下落不明，当时我们做了多方面的了解，得到的结果是解放后病死了。

徐 成 哦，一点儿线索也没有了。

张 勇 是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不过，今天组织交下了任务，这是个政治任务。刘馨同志的英雄事迹是鼓舞我们克服任何困难的巨大力量。而我呢，是我们当中唯一的经办当年清江特务一案的人，我来担任这个工作，比任何一位同志的条件都要好的多……

伍 翠 （激动地站起来）不！就是张老师接受了任务，根据他提供的情况，他也要从头作起。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当时可能是有利的条件今天也失去作用了。局长，派我去吧！我有信心，我在档案室工作的时候，特别仔细地读过刘馨烈士的材料……

徐 成 好啦。现在就作决定吧。（站起身来）任务交给张勇同志。

张 勇 （站起来）是，局长。

伍 翠 （仍不甘心）局长……

徐 成 张勇，再派一个助手给你……（他指着伍翠）

伍 翠 （几乎跳起来）真的！局长！让我作张老师的助手？……哎呀！

〔伍翠乐得不知怎么好，抓紧了张勇的手。〕